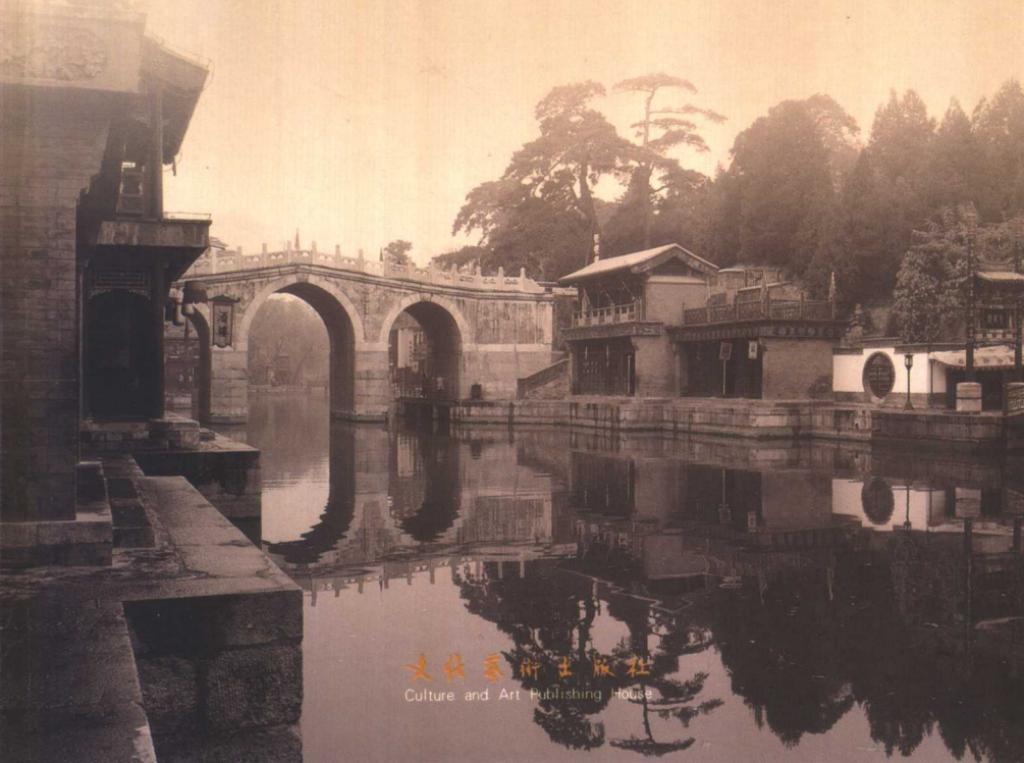


般若飘香

温冰然·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般若

溫冰然·著

般若

飄渺

香

妄念文懷沙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般若飘香 / 温冰然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3

ISBN 7-5039-2497-7

I.般… II.温… III.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795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 号

般若飘香

著 者 温冰然

责任编辑 李世跃

装帧设计 怀一 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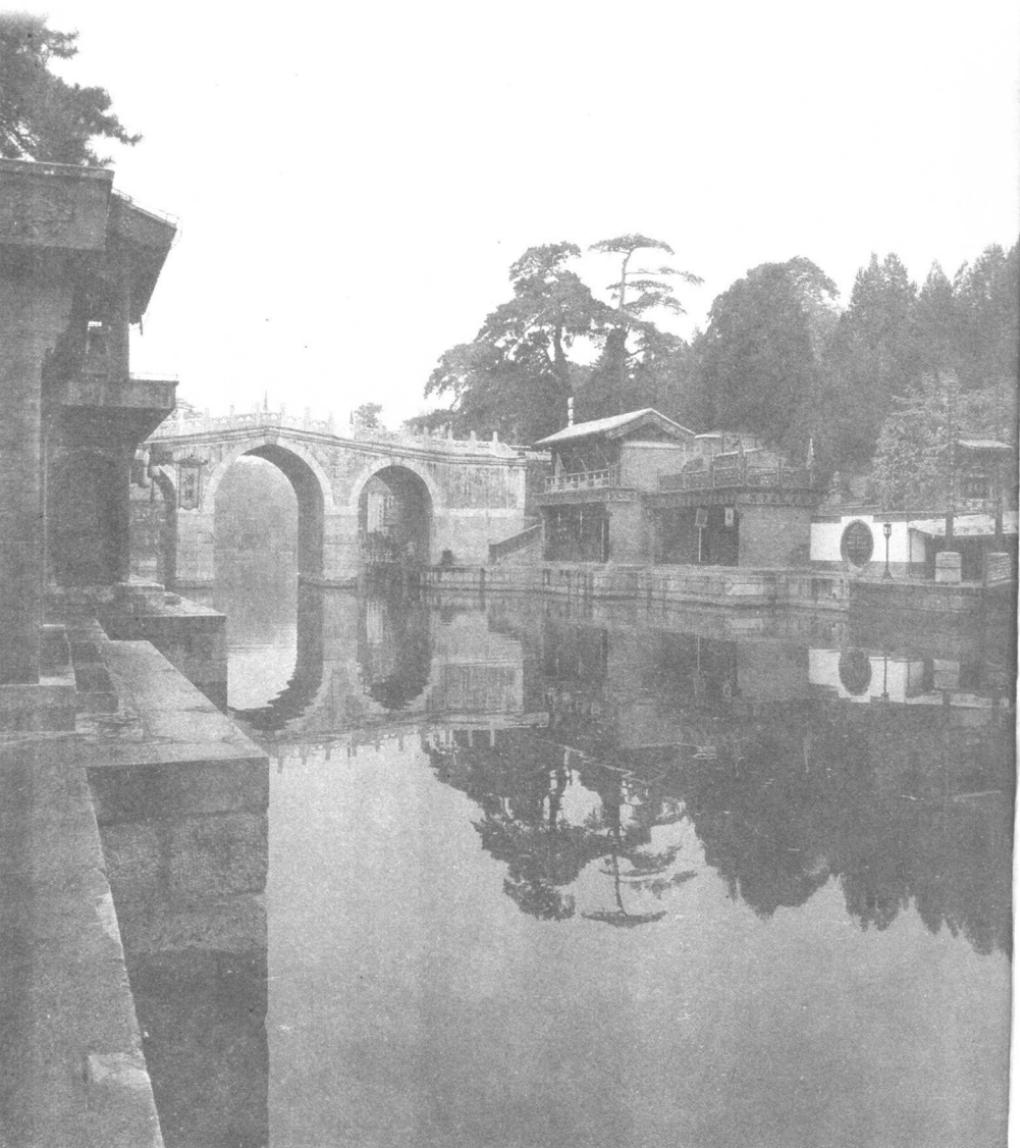
字 数 200 千字 插页 6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497-7/I·1164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读黄女史之诗文，学问、节义、经术皆粲然于胸中，洒然于笔底，词气浑灏，颇有魏晋之遗风。

——吴梅村



目

录

第一章：

浮云朝露 拈花微笑 (1)

第二章：

媛介出世 才华初露 (31)

第三章：

羁旅秦淮 千古奇缘 (61)

第四章：

超然物外 志行高洁 (93)

第五章：

法眼惊破 前世残梦 (125)

第六章：

悟彻心源 飘摇出尘 (161)

第七章：

祸福无定 云谲波诡 (199)

第八章：

花萼相依 凤月无常 (225)

第九章：

清角吹寒 冷月无声 (255)

后 记 (285)



第一章：

浮云朝霞 沾花微笑



(1)

据佛经记载，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之后，以佛眼观见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迦叶，虽累世修行，已经修炼得身冒金光，神通颇大，却是修习外道，其门下弟子修习“双身法”者更是多达大半，因而难成正果，便欲为化度。于是便首先来到波罗奈城鹿野苑，向先前与他共修苦行的侍从说“四谛法”（四谛法，即苦、集、灭、道四谛，苦集二谛为世间因果，灭道二谛为出世间因果）与“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即指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顷刻间，他们的周围便是天华乱坠，宝雨缤纷，庆云环旋，彩雾弥漫，更吸引了无数无量的天众、龙众、人非人，鬼神等众争相前来跪拜闻法，伏听慈诲。打此经过的路人一见到如此殊胜妙绝的景象，不禁纷纷唏嘘赞叹，疑为梦境。待确认此乃千真万确的事实之后，便也一起涌上前来叩拜皈依。

很快的，四众心中都充满了法喜，人们再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欢欣与喜悦之情，因而转身飞奔回家，将此殊妙神奇、不可思议之事分别告知自己的亲眷及邻众。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的，此事迅速便盛传开来，释尊说法之处的围观与皈依者越来越多。此事传到摩揭陀首府王舍城国王的耳中，国王频毗婆罗王便派遣重臣前来将释尊隆重请入王宫，以问佛法大意。释尊为其宣讲《妙法莲华经》之《方便品》“惟佛与佛乃能穷尽诸法实相”；讲“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国王听罢欢喜不已，遂与世子阿阇世王及诸臣纷纷皈依为居士弟子，并特赠林苑一座以为世尊居住及说法之用。世尊释迦牟尼因而愈发声名远播。

迦叶闻听这一消息，心中甚是恼恨嫉妒，尤其当他发现就连自己的门徒之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陆续吸引到世尊的林苑去听法说教，而且他们在回来之后，还在互相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盛赞释迦牟尼的说法，甚至对迦叶的“外道”法门产生怀疑。

迦叶自然无法忍受这种情况的出现，他当即召来了自己的两个得意弟子——伐罗塞驮和婆雅，派他们前去与世尊斗法。

这二人原本是屡犯天条的青、白二龙，被治重罪，因而怨气难消，竟双双私逃下界，肆意兴风作浪，殄悴生灵，以为报复，最终被迦叶收服并收为门下弟子。此番接过师父的命令，不敢怠慢，当即呼啸着腾空而起，驾起两团硕大无朋、厚重如磐的黑云，转眼的功夫便已消失得踪影全无，只有那咆哮而出的团团怒气依旧骇人心魄地蒸腾在上空。

两条毒龙一路叱咤呼啸而来，所过之处，无不山岳崩颓，风云变色。百姓们更是风声鹤唳，如临厉鬼，纷纷掩门闭户，屏息敛气，人人惊心吊胆，栗栗危惧；个个吓得毛骨悚然，脸无正色。二毒龙得意不已，愈发目无下尘、气焰嚣

张地向前呼啸而去。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世尊为大众讲法的林苑上空。于是二人就地作法施咒，霎时间，整座天空便风起云涌，三教九流各路的邪魔外道如潮水般蜂拥、接踵而至。领头的正是佉罗騫驮，他冲着那座高大庄严的林苑叫起阵来：“呔！狂傲无形的释迦牟尼！还不快快出来与你佉罗騫驮大王投降认罪？稍有差迟，定将你这小小的林苑夷为平地，踏成齑粉！”他的声音本来就如同洪雷一般，这一怒喊，愈发的振聋发聩、地动山摇。

正在林苑内听法的人们一听到这地动山摇的大张挞伐之声，不禁大惊失色、纷纷惊惧骚动起来，他们再也无心听法，一个个不停地转头向窗外望去。但世尊依旧安如磐石地端坐于法座之上继续说法，依旧是一脸无比安详的从容之态，对于门外那惊天动地的叫骂之声根本无动于衷：“我们学习佛法，先要断除烦恼，要把一切外缘的纷扰与争端统统摈弃……”

可座下那些听法的人群中早有不少的人再也忍不住了，纷纷起身离座，紧张万分地稽首问讯释尊：“佛陀！您怎么居然还能如此安心地坐在这里为大家说法呢？难道，您就没听到外边那凶神恶煞的叫骂之声吗？难道……”不待他们



甘达拉的佛像 印度

将话问完，门外又传来了佐罗骞驮那令人心惊肉跳、雷鸣一样的声音。

那些人闻声，面色愈发变得白纸一般的惨白：“世尊，那恶魔就要冲进来将我们全部毁灭了呢！”

却见世尊微微颌首一笑：“我本来不生，又有谁可以将我毁灭呢？佛法讲‘一切皆空’，所以，我看我的身体也如同虚空一般，如果有谁想要毁灭我，那就必须先要毁灭他自己和虚空，你们说他能做得到吗？他不能。而你们面对死亡之时，竟是如此的惊惶失措、恐惧不安，这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达不生不灭的境界，你们若达到了这种境界，在面对这种现象之时，就会像面对虚空一样的坦然无畏了。”

苑门外的佐罗骞驮见苑内到了此时依旧毫无动静，顿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视如敝屣的角色，这对于他来说，该是何等的奇耻大辱！他气得暴跳如雷、浑身筋突，挥起手中的兵器，飞身上前，冲着那林苑的屋脊便穷凶极恶地一棒砸将下去。

就在佐罗骞驮的兵器要挨着苑脊之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兵器竟突然被一种无形而极其强大的气流所阻，“嗡！”地一声狠狠地反弹了回来。

也幸亏那佐罗骞驮反应灵敏，躲闪及时，不然，那被重重反弹回来的兵器定会将他的头颅击个粉碎。佐罗骞驮当时吓得颜色大变，用手一摸额头，摸到的是满手的冷汗。

站在他身后那位勇健的婆雅也不禁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幕震惊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时，忽然满空大放异彩，庆云环旋，南北通连，释尊脚踏极品莲台，飘然出现在苑脊之上。他法相庄严，头上、身后佛光晃耀，身体好似紫金山，光明

遍照，令人望而肃然起敬。

一见到释尊这副庄严圆满、威仪无比的法相，佐罗骞驮几乎就要不能自己地走上前来向他顶礼膜拜了，可就在刹那间，他又猛然机灵了一下，记起了自己的使命，连忙打消了这个念头，强打勇气高声质问道：“你就是释迦牟尼吗？你究竟有何等过人的本领，你可敢与我比试比试吗？”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连他自己也感觉实在有些底气不足。

“我知道你的本领很大。”释尊微微颌首笑道。

佐罗骞驮一听这话，不禁又有些得意忘形起来，待要开口讲话，释尊又在那林苑上空微开善口道：“但是，我的那些弟子们却并不知道你的本领到底有多大，你不妨说出来，让他们也知道知道，你看如何？”

佐罗骞驮闻声低头看时，这才发现那林苑内的各扇窗户上都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脑袋，一见到这情景，他顿时又变得神气活现起来，于是，故意扯着自己雷鸣般的嗓门，怒气昂昂地厉声道：“我乃阿修罗四王之一，佐罗尊者是也！我的威力无比，声大如雷，刚学会说话之时，一开口就震死了一百头魔兽！我能观色界、欲界六道中之一切诸物；我能点石为金，变火为水。总之，我的本领大得是你们想都想像不到的呢！”说到这里，他忽然觉得不能光顾夸耀自己，也得夸夸自己身后的那位兄弟才行，于是，便又接着洋洋得意道，“而我身后的这位婆雅兄弟，他骁勇无比，所向披靡。他前年为争夺美女与帝释天交战，所到之处无不是山崩地坼、势如破竹一般！他能以巨手遮住日月，顷刻之间便可让天地无光，乾坤倒颠！”

“哗！真是厉害呀！”这是林苑内爆发出来的声音。

佐罗骞驮闻声不禁愈发得意起来，顿了顿，竟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地反问释尊：“我也正想知道你又有些什么样的神通与本领呢？你既然自称是什么‘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能度一切苦厄’的佛陀世尊，那么我来问你，你果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吗？”

“我并没有什么神通和本领，我只不过是以无心来通达一切诸法罢了。并且，我也不是无所不能，我虽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却不能灭定业；我虽然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却不能化导无缘；我虽然能度无量有情，却不能尽众生界。”

佐罗骞驮听罢，不由在心中讥笑道：“那你还自称是什么惟我独尊的世尊佛陀呢？”

“要知道，世尊、佛陀也并不是什么‘惟我独尊’之人，因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世尊微开善口，每一个字都仿佛能嵌入人的肺腑一般。

佐罗骞驮闻声不禁大为吃惊，心中暗忖：“咦？他怎么居然就知道我心中所想之事的呢？好生奇怪！”可转念又一想，“莫非这是巧合？”于是便又放松下来，定了定神之后，竟又忍不住暗自取笑道，“嘻，这人十分好呆！他居然说什么‘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既然如此，谁还稀罕去做？”

他这内心的话还未落音呢，上空竟又一次飘下了世尊的声音：“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然而却头出头没，无始劫地轮转于六趣、五欲之中，每每身陷火灾、苦海，受尽诸苦而不得出离，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放不下心中的一切贪、嗔、痴、妄，因而常常被一切外缘的纷扰与争端纠缠、魔扰，故而不能以智慧照破一切，从而无法证得‘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境界之故，所以你就应该明白，并不是没有人稀罕成

佛，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使自己修炼成佛啊！”

“唔？我心中所想之事，怎么竟又被他猜到了呢？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佐罗毒驮再次变得吃惊不已起来，他愕然地望着世尊那张威仪无比、佛光灿然的面庞，居然言不由衷地问道，“这么说，我也可以修炼成佛吗？”

“可以，可以。”

佐罗毒驮不禁仰天大笑起来，那声音真不亚于鬼哭魔嚎一般，他在心中冷笑道：“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放下自己对你的憎恨，你这自相矛盾的释迦牟尼，骗人不浅！”

他这内心的话尚未落音呢，就见世尊微微颌首一笑，接着伸出右臂，那条臂膀刹那间变得硕长无比，居然从那院脊之上径自伸到了佐罗毒驮的脑门前，佐罗毒驮还未待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自己的脑门中央就已经被世尊刻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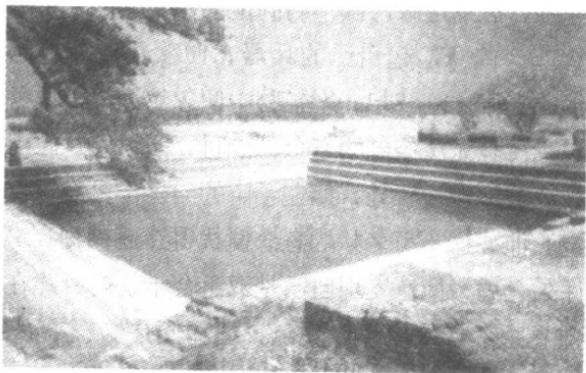
待他回过神来，再去追问世尊：“这是何意？！”之时，世尊早已将手臂收回，不再理他。

佐罗毒驮接连又质问了几回，世尊竟依旧无动于衷地安坐于原地，居然连眼皮都不屑向他抬一下。佐罗毒驮不禁被惹得火起，俯身捡起自己的兵器，便欲飞身袭击世尊。不料，他的身体才刚飞起一半，脑中便忽然涌现出一种不可名状、自己再也无法控制的意念，少时，两只手竟像中了魔法般地被死死地合在一处，握在手中的兵器早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被这不可名状的意念搅扰得迷迷糊糊，纷纷扰扰……许久之后，他竟发现自己是双手合十，俯身跪在了世尊的面前。这不禁使他大惊失色，继而便是恼怒难忍：“你究竟向我施了何等的妖术？！”

然而，却根本听不到对方的半点回音。他不禁气得发立如松，将地上的兵器重又捡起，再次腾空而起，挥舞着兵器怒气冲冲地向着世尊袭将过去。结果又一次像中了魔法一般地将兵器“哐啷啷！”地丢出了半天外，响声惊天动地，双手也再次鬼使神差地死死地合在了一处。

当他再次回过神来，居然愤怒得连兵器也顾不得捡回，怒火中烧地赤膊上阵了。可不幸的是，这次的结果依旧与前两回一样，依旧是在他尚未能挨近世尊之际，双手便被一种无形而极其强大的力量死死地合在一处……不知往返重复了多少回，直到他再也飞不起来，再也发不出半点脾气来，而是稽首合十，一脸虔诚地跪拜在释尊的面前。

身后的婆雅见状，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冲上前来助阵。不想他竟也同样被释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在其额头中央刻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忍”字，每当他们怒火炽盛、喷薄欲出之时，那分别嵌在他们额上的“忍”字便迅速数倍增大，愈发金光晃耀起来。功夫不大，二人便纷纷丢盔弃甲，抱头逃窜而去。



尼泊尔的蓝毗尼园（释迦牟尼诞生地）

(2)

清风如水，月光如泻。

世尊讲法的林苑内琼花繁茂，妙香芬馥。尼拘陀树端直无节，圆满可爱。娑罗树格韵高洁，幽妙摄人，正拱起满树惹人心动的淡黄色小花。繁茂煊赫、花朵硕大如伞盖的曼陀罗花妙香袭人，荡心漾目。苑内法声琅琅，妙理圆融。四众庄严，伏听慈诲。

迦叶与众弟子踏着这曼妙的月色悄悄前来偷袭。两个弟子的大败而归，使迦叶觉得大失颜面。他前思后想，决定亲自出马，志在必胜。

尽管他们的动作极其细微谨慎，却还是被玲珑巧慧的金翅鸟觉察到了，这金翅鸟本是天龙八部之一，整日盘旋于世尊左右。他立刻闪动如电的双目在座下那些虔心闻法的四众之中搜寻着。正在聚精会神听法的十二护法之首宫毗罗忽然接到这犀利且极为强烈的逼视之时，连忙抬头，一见金翅鸟向自己努嘴示意，便立刻明白。捅了捅紧紧挨在自己身边的伐折罗，示意他有情况；伐折罗会意，又转过身去示意紧挨